

鲁
迅
著



名家读书系列
MINGJIADUSHU

鲁迅读书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★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014008346

12/04
47

名家读书系列
MINGJIADUSHU

周明 主编

鲁迅读书

鲁迅 著 方未 选编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★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迅读书 / 鲁迅著; 方未选编. —北京: 中国社
会出版社, 2013. 5

(名家读书系列 / 周明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087 - 4398 - 1

I. ①鲁… II. ①鲁… ②方… III. ①鲁迅散文—散文集
②鲁迅著作—随笔—选集 IV. ①I21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3642 号

鲁迅读书

著 者: 鲁 迅

选 编: 方 未

责任编辑: 牟 洁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

编辑部: (010) 66063028

发行部: (010) 66085300 (010) 66080300

(010) 66083600

邮购部: (010) 66081078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60mm × 220mm 1/16

印 张: 17.25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10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10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目 录

第一辑 读书杂谈

- 003 / 读书杂谈
- 008 / 关于猪八戒
- 012 / 娜拉走后怎样
- 018 / 咬文嚼字
- 020 / 忽然想到
- 025 / 这个与那个
- 031 / 古书与白话
- 034 / 谈所谓“大内档案”
- 040 / “连环图画”辩护
- 044 / 连环图画琐谈
- 046 / 关于翻译
- 048 / 四库全书珍本
- 050 / 小品文的危机
- 053 / 论翻印木刻
- 056 / 以眼还眼
- 060 / 点句的难
- 062 / 脸谱臆测

第二辑 随便翻翻

- 067 / 随便翻翻
071 / 读几本书
073 / 选本
076 / 《华盖集》题记
079 / 《二十四孝图》
085 / 《穷人》小引
090 / 《近代木刻选集》(1) 小引
092 / 《近代木刻选集》(1) 附记
095 / 《静静的顿河》后记
098 / 《竖琴》前记
102 / 《竖琴》后记
110 / 《一个人的受难》序
112 / 《引玉集》后记
118 / 《看图识字》
120 / 买《小学大全》记
126 /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
128 / “题未定”草
141 / 《死魂灵百图》小引
143 / 《凯绥·珂勒惠支版画选集》序目
152 / 《木刻纪程》小引

第三辑 杂谈小品文

- 157 / 从“别字”说开去
161 /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？
163 / 杂谈小品文

166 / “……” “□□□□” 论补

168 / 儒术

172 / 隔膜

175 / 做文章

177 / 看书琐记（一）

179 / 看书琐记（二）

181 / 门外文谈

197 / 读书忌

199 / 病后杂谈

209 / 病后杂谈之余

第四辑 致友人

223 / 一九二〇年 致胡适

225 / 一九二五年 致梁绳祎

227 / 一九二六年 致许广平

230 / 一九二七年 致江绍原

231 / 一九三三年 致徐懋庸

234 / 一九三四年 致郑振铎

237 / 一九三四年 致郑振铎

239 / 一九三四年 致郑振铎

241 / 一九三四年 致姚克

243 / 一九三四年 致杨霁云

244 / 一九三四年 致王志之

246 / 一九三四年 致魏猛克

247 / 一九三四年 致杨霁云

250 / 一九三四年 致希仁斯基等

253 / 一九三五年 致郑振铎

- 256 / 一九三五年 致李桦
258 / 一九三五年 致唐弢
260 / 一九三五年 致孟十还
262 / 一九三五年 致王冶秋
264 / 一九三五年 致孟十还
265 / 一九三六年 致唐弢
266 / 一九三六年 致颜黎民
268 / 一九三六年 致曹白

第一辑

读书杂谈

读书杂谈^①

——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

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，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。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。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，就随便谈谈读书。是我个人的意见，姑且供诸君的参考，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。

说到读书，似乎是很明白的事，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，但是并不这样简单。至少，就有两种：一是职业的读书，一是嗜好的读书。所谓职业的读书者，譬如学生因为升学，教员因为要讲功课，不翻翻书，就有些危险的就是。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，有的不喜欢算学，有的不喜欢博物^②，然而不得不学，否则，不能毕业，不能升学，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。我自己也这样，因为做教员，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，要不这样，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。我们习惯了，一说起读书，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，其实这样的读书，和木匠的磨斧头，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，并不见得高尚，有时还很苦痛，很可怜。你爱做的事，偏不给你做，你不爱做的，倒非做不可。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。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，而仍然各有饭吃，那是多么幸福。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，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，大概是勉勉强强的，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。

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。那是出于自愿，全不勉强，离开了利害关系

① 本篇最初刊载于1927年8月18日、19日、22日广州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现代青年》第179—181期。编入《而已集》。

② 博物：这里指当时中学开设的一门课程，内容包括矿物、植物、动物等方面的知识。

的。——我想，嗜好的读书，该如爱打牌的一样，天天打，夜夜打，连续的去打，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，放出来之后还是打。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，而在有趣。牌有怎样的有趣呢，我是外行，不大明白。但听得爱赌的人说，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，永远变化无穷。我想，凡嗜好的读书，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。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。自然，也可以扩大精神，增加智识的，但这些倒都不计及，一计及，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，这在博徒之中，也算是下品。

不过我的意思，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，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，这样的时代还没有到来；也许终于不会到，至多，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。我现在是说，爱看书的青年，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，即课外的书，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。但请不要误解，我并非说，譬如在国文讲堂上，应该在抽屉里暗看《红楼梦》之类；乃是说，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，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，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，也要泛览。譬如学理科的，偏看看文学书，学文学的，偏看看科学书，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这样子，对于别人，别事，可以有更深的了解。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，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，最妙，最要紧的学问，而别的都无用，都不足道的，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，将来该当饿死。其实是，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，学问都各有用处，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。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，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，到处所讲的不是“文学的分类”便是“诗之构造”，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。

不过以上所说的，是附带而得的效果，嗜好的读书，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，就如游公园似的，随随便便去，因为随随便便，所以不吃力，因为不吃力，所以会觉得有趣。如果一本书拿到手，就满心思想道，“我在读书了！”“我在用功了！”那就容易疲劳，因而减掉兴味，或者变成苦事了。

我看现在的青年，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，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。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，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，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。

第一，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。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，

也免不了这毛病。其实粗粗的说，这是容易分别的。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，是文学家，是学者；做做诗，或戏曲小说的，是做文章的人，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，此刻所谓作家。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，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。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，你做几篇小说，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，做几句新诗，就要你讲诗之原理。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，先买小说法和文学史来看。据我看来，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，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。

事实上，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，有时也确去做教授。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，养不活自己的缘故。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，时价是二千美金；中国呢，别人我不知道，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，每篇卖过二十元。当然要寻别的事，例如教书，讲文学。研究是要用理智，要冷静的，而创作须情感，至少总得发点热，于是忽冷忽热，弄得头昏，——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。苦倒也罢了，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。那证据，是试翻世界文学史，那里面的人，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。

还有一种坏处，是一做教员，未免有顾忌；教授有教授的架子，不能畅所欲言。这或者有人要反驳：那么，你畅所欲言就是了，何必如此小心。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，一到有事，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。而教授自身，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，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。所以在外国，称为“教授小说”的东西倒并不少，但是不大有人说好，至少，是总难免有令人发烦的炫学的地方。

所以我想，研究文学是一件事，做文章又是一件事。

第二，我常被询问：要弄文学，应该看什么书？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。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^①。但从我看来，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，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。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，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《书目

^① 指1923年，胡适的《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、梁启超的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及吴宓的《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》等。

答问》去摸门径去。倘是新的，研究文学，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，如本间久雄^①的《新文学概论》，厨川白村的《苦闷的象征》，瓦浪斯基们的《苏俄的文艺论战》之类，然后自己再想想，再博览下去。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，二二一定得四，所以议论很分歧。如第三种，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，——我附带说一句，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，似于一看见“俄”字就吃惊，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介绍，此刻译出的几本，都是革命前的作品，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。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，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，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，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，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；倘要知道得更详细，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，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。如果专是请教别人，则各人的嗜好不同，总是格不相入的。

第三，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。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，——其实有什么呢，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，便渴望批评，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生。批评这东西，对于读者，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，是有用的。但中国现在，似乎应该暂作别论。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，占文坛的最高位的，就忽而变成批评家；他的灵魂上挂了刀。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，便主张主观，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，又主张客观；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，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。凡中国的批评文字，我总是越看越糊涂，如果当真，就要无路可走。印度人是早知道的，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。他们说：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，货卖去了，孩子骑驴回来，老翁跟着走。但路人责备他了，说是不晓事，叫老年人徒步。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，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；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鞵上，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；于是都下来，走了不久，可又有人笑他们了，说他们是呆子，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。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，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，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。无论读，无论做，倘若旁征博访，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

^① 本间久雄（1886—1981）：日本文艺理论家。

子走的。

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，不过说看了之后，仍要看看本书，自己思索，自己做主。看别的书也一样，仍要自己思索，自己观察。倘只看书，便变成书厨，即使自己觉得有趣，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，逐渐死去了。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，也就是这意思，至今有些学者，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。

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（Bernard Shaw），有过这样意思的话：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。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，不用自己。这也就是勛本华尔（Schopenhauer）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。较好的是思索者。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，但还不免是空想，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，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。

这是的确的，实地经验总比看，听，空想确凿。我先前吃过于荔支，罐头荔支，陈年荔支，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。这回吃过了，和我所猜想的不同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。但我对于萧的所说，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。萧是爱尔兰人，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。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，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，然后问他观察所得，我恐怕是很有限的，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。所以要观察，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。

总之，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：我们自动的读书，即嗜好的读书，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，只好先行泛览，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；但专读书也有弊病，所以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，使所读的书活起来。

关于猪八戒^①

(与本年的干支的关系)

今年是亥年，是猪的年。十二支似乎是从周代就已经有了的，那时十二支同动物并没有什么关系，例如讲到子年，仿佛并不是指的所谓鼠，而是指儿童而言的，至于把动物同十二支相配，我想大概是从汉或唐代开始的事，而且，那时同十二支相配的动物中的猪，从十二支的其他动物大多均与家庭有关系这一点来看，我想所指的并非日本的所谓猪，而是我国的所谓猪，即日本的所谓豚。

却说，为亥年配上我国的所谓猪即日本称呼的豚，虽是汉唐时代的事，从那时起经过了很多年，见之于诗文和小说的极少，特别是诗，唐代仅见过二三处，就是在小说方面，同猪有关系的也很少有，《西游记》中的猪八戒是最有名的，猪八戒以外，在小说中写到猪，是六朝时代的事，而某部书中，写猪变成了人。它是这样说的：“某个懒惰的男子，在某处旅店住宿时，有一个美丽的女子来访，这个女子这一夜就在男子处过宿，两人一夜里谈了种种的话，第二天这个女子回去时，男子又相约再见的机会，并把刻有铃的印章给了她。男子在女子回去以后，感到非常寂寞，为了排遣这寂寞就去散步，当他在乡间的小路上走着时，发现其家饲养的猪（即豚）的腿上，系着一个刻有铃的印章。”

再说，关于《西游记》中的猪八戒，也有种种说法，我以为它描写的并不是猪变成人，而是人接近于猪。猪八戒和孙悟空一同随从三藏法师前

① 本篇最初刊载于1923年1月初出版的日文《北京周报》第47期（新年特别号）。

往西天竺的路上，尽管孙悟空经常好好地劳动，猪八戒却是除了一度为师父用鼻子平掉了一座小山而显出神通以外，他什么时候都是讨厌而又懒于劳动的，猪八戒真是个懒汉的代表性人物。

再者，猪八戒这个人物，在《西游记》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。换言之，《西游记》中的猪八戒，并不是作者新创作出的人物，而是沿用从前已有的人物创造出来的。据说，孙悟空是在宋代（南宋）的所谓《唐三藏取经诗话》中出现的，猪八戒是在元曲的所谓《唐三藏取经》中出现的，然而两种书今天在中国都不存，只是根据散见于其他书中的记载才知道的。然而，前者即所谓《唐三藏取经诗话》，日本的三浦观村将军藏有原书，三年前罗振玉氏曾将它出版。后者《唐三藏取经》，原本何处都未见到，只有《纳出楹曲谱》中曾揭载其一部分。

二月

一日 晴。无事。

二日 晴，风。午后往留黎厂买景元本《本草衍义》一部二册，二元八角。

三日 晴，风。上午寄马幼渔信。直隶官书局送来《石林遗书》一部十二本，四元五角；《授堂遗书》一部十六本，七元。午后往富晋书庄买书，不得。下午收去年十月上半月分奉泉百五十。买大柜两个，二十三元。

四日 晴。星期休息。下午补钞《唐诗纪事》一叶。

五日 晴。下午钱稻孙赠《道光十八年登科录》一册。胡适之寄《读书杂志》数枚。

六日 晴。下午同徐吉轩、裘子元游小市。夜省三寄来书一本。

七日 晴。午后自游小市。晚得其中堂寄来之左暄《三余偶笔》八册，《巾箱小品》四册，共泉三元二角。二弟亦从芸草堂^①购得佳书数种。

八日 曇。困顿，不赴部。订书数本。

^① 芸草堂：日本一家经营美术书籍的书店。

九日 晴，风。午后游小市，买《太平广记》残本四册，每册五十文。寄镜吾先生信。

十日 曇。夜制书帙二枚。

十一日 晴。星期休息。上午制书帙二枚。下午贺慈章君引今天彭君来谈，并赠《北京ノ顧亭林祠》一册。夜其中堂寄来《世说逸》一册，五角。

十二日 晴。休假。重装《金石存》四本，制书帙二枚，费一日。

十三日 晴。无事。

十四日 晴。上午收去年十月下半月分奉泉百五十。午后往留黎厂买《元奘墓志》并盖二枚，二元；《唐土名胜图会》六册，五元；《长安志》五册，二元五角。

买陶水滴二枚二元，其一赠二弟。下午收去年十一月上半月分奉泉百五十。

十五日 晴。下午游小市。旧除夕也，夜爆竹大作，失眠。

十六日 晴。休假。无事。

十七日 晴。休假。午二弟邀郁达夫、张凤举、徐耀辰、沈士远、尹默、馭士饭，马幼渔、朱遏先亦至。谈至下午。

十八日 晴。星期休假。无事。

十九日 微雪即止。休假。无事。

二十日 晴。下午同裘子元往松云阁买土偶三枚，共泉五元。收去年十一月下半月分奉泉百五十。

二十一日 晴。午后游留黎厂，买汉画象拓本三枚，一元五角。又至松云阁买土寓人八枚，共泉十四元。又在小摊上得《明僮故录》一本，价一角。

二十二日 晴。午后游留黎厂，买《丁柱造象》拓片一枚，有翁大年题，值二元五角。

二十三日 晴。午前张凤举邀午饭，同席十人。

二十四日 晴。上午得张俊杰信。